

史迪威公路

THE STILWELL ROAD



远方出版社



三湖文丛

三湖文丛编委会

主任：孙学明

副主任：董学强

王金坤

委员：李建明

王尚宁

主编：王金坤

顾问：张永权

目 录

上篇 百折不挠

第一章	史迪威临危受命	(1)
第二章	梦断缅甸	(12)
第三章	“约瑟夫叔父”败走印度	(22)
第四章	卧薪尝胆	(26)
第五章	突破鬼门关	(36)
第六章	啊,野人山! (上)	(44)
第七章	啊,野人山! (下)	(53)
第八章	胡康河谷	(62)

下篇 公路合龙

第九章	挺进密支那	(70)
第十章	勘测北线	(80)
第十一章	修筑正线与支线	(89)
第十二章	史迪威回国	(96)
第十三章	赶修腾密公路	(105)
第十四章	打通南线	(113)
第十五章	不朽的史迪威公路	(118)

续篇 重振雄风

第十六章	界碑隔出两个世界·····	(123)
第十七章	国门洞开的时候·····	(128)
第十八章	再战于国门之外·····	(135)
第十九章	苦战保腾路·····	(140)
第二十章	决战保腾路·····	(147)
第二十一章	大路朝天·····	(152)
后 记·····		(155)

第一章 史迪威临危受命

东面是山峦、沙漠起伏的美洲大陆，西面是辽阔浩淼的太平洋，美国西部海岸线蜿蜒而漫长。冬天的太平洋，海水并不平静，海风把波峰浪谷间的股股腥味吹到人们的鼻尖。

一辆吉普车沿着海岸线的公路疾驰着，迎面的风呼呼作响。车辆在一个哨所旁停下，车上走下来一位年近六旬，身材修长的美国军官。他是负责美国加州沿海到墨西哥边境整个西部防御司令部南部战区防务的美军第三军团司令史迪威。

史迪威(Joseph Werren stilwell)是1638年从英国来到新阿姆斯特丹的尼古拉斯·史迪威的后裔，先辈中有不少人当过兵。他1883年出生于佛罗里达州帕拉特卡，少年时代在体育上很有特长，父亲本杰明·史迪威博士便托熟人请威廉·麦金利总统把史迪威推荐给西点军校，他于17岁进入美国著名的军事学院西点军校学习，承袭先辈传统，自然地走上了戎马生涯的道路，现在已是一名少将。

他鼻梁高挺，嘴唇时刻紧闭，高度近视眼镜背后，左眼瞳孔变形，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贝尔鲁珀特的一个弹药库爆炸造成的白内障创伤，右眼视力模糊，长期佩戴眼镜。

他往来穿梭于海防线上，繁忙地视察着各营房哨所，对防务事宜进行千叮万咛，连日来，太平洋的海水被日本法西

斯浇上了汽油，太平洋战争爆发了，敌人近在咫尺，史迪威感到如同肚子被人踢了一脚。

几天前，也就是在日美修补外交关系的谈判陷入僵局，美国总统罗斯福宣布冻结日本在美国的资产，对日本实行石油禁运的四个多月后，在素有剃刀将军之称的好战之徒东条英机出任日本首相后的一个多月，1941年12月8日清晨，太平洋怀抱中的夏威夷群岛铺满朝霞，瓦湖岛上的美国珍珠港，与平日并无异样。这是一个星期天，美国空军司令克拉克正在与儿子用早餐，海军少将勃朗还在悠闲自得地欣赏着海面上的无数军舰，夏威夷陆军司令肖特中将正准备行装，想约海军少将一起去打高尔夫球。

蓦然，天空中呼啸而来一排飞机，美军军乐队象往常一样，兴高采烈地演奏着国歌，把星条旗有节奏地缓缓升向高空。当飞机进行急转弯的队型补充时，空军指挥官克拉克还以为是自己的飞机在进行特技表演，克拉克气愤地甩下杯子说：“这帮糊涂家伙，这儿是严禁急转弯的。”第一枚炸弹落了下来，美国海军少将勃朗自言自语地说：“多粗心的飞行员，连自己的投弹器都照顾不好！”还是克拉克的儿子眼睛明亮，当他看见飞机上的红圈圈，禁不住喊了起来，克拉克定睛一看，顿时面如土色。

然而，日机中的炸弹象冰雹一般落了下来，升旗的军乐队反应过来时，升在半空的星条旗已被炸成缕缕碎片。地下输油管被炸穿后，油柱喷出十几米高，内华达号、亚历山大号等战舰，在空中380多架飞机投下的炸弹和30多艘海下潜艇的双向夹攻下，接连不断地化为片片火光，并引起了弹药库爆炸，就连数百吨重的战舰炮塔和指挥塔楼也冲向

了天空。

当美军清醒过来时,珍珠港已是一片火海,空中日军已高兴得手舞足蹈,狂呼:“天皇万岁!”日机的轰炸从8点开始至9点45分结束,千里大偷袭以损失29飞机,5艘袖珍潜艇的极小代价,几乎使太平洋舰队全军覆没。当史迪威从收音机里听到这一消息时,眉头紧锁起来,西部海岸线的防卫任务艰巨了。

珍珠港事件的爆发,对于本已动荡不安的世界局势而言,犹如莽牛闯进磁器店,冷水浇进热油锅,促成了世界大战两大阵营的明确对立。

纳粹德国对于在一年前就与自己以及意大利签订过柏林公约,形成轴心国同盟的盟友日本深感满意,希特勒当着日本大使的面,宣布与美国断绝一切外交关系,立即与美国处于战争状态。

美国总统罗斯福愤怒之余逐渐平静下来,决心动员美国人民投入战争,他在儿子的搀扶下,走到参众两院的紧急会议会场,打开黑色记事本,庄严宣布了战争动员令。他说:“要记住这个蒙受耻辱的日子。”英国首相邱吉尔,在暗自高兴的同时,于圣诞节前夕匆匆赶到白宫,发表了美英两国人民在未来岁月中并肩前进的讲话。中国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在事件之后不到几个小时,就召开了中央常委特别会,分别接见美英等驻华大使。中国共产党也发表宣言,提出缔结中英美等国军事同盟的重要任务。世界形势的骤变,终于把一向对中国采取绥靖政策的英美两国,推上了与中国风雨同舟的道路,挤上了一条船。

42年元旦,美英苏中等26国,终于在华盛顿签署了联

合国家宣言,结成同盟,宣布各国利用一切人力、物力资源,对德、意、日作战。接着,盟国对于成立中国战区达成共识,蒋介石被推为战区统帅,蒋介石提议从美国物色一名中国战区参谋长。一时间,物色人选这件事成了中美军政首脑要员们来往函电的核心内容。

这一天,史迪威正在太平洋海岸线上密切注视着国际风云变幻,紧张繁忙地奔波于失去屏障的美国西海岸做好保卫工作。他忽然接到电话:美国陆军部让自己到华盛顿,为准备出动的美国远征军部队制订作战计划。他便坐上飞机飞往华盛顿。

美国陆军部部长史汀生,总参谋长马歇尔准备让史迪威出任美国远征军司令,率军横渡大西洋,在法属西非登陆。史迪威为制定“体育家”作战计划忙碌起来。然而,日军正在香港、马尼拉、吉隆坡大举入侵,史迪威认为,目前对美国构成直接威胁的是亚洲的日本,而不是欧洲的德国,他焦虑地关注着太平洋战场,想到了太平洋彼岸正在遭受日军蹂躏的中国。

史迪威的思绪回到了过去:我第一次到中国是在1911年,那时,自己从西点军校毕业,又在美国驻菲律宾军队服役后,途经上海、厦门、广州时,亲眼目睹了中国的辛亥革命,对于摧枯拉朽、充满希望的中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回国后,便学习汉语,后来到中国,自己还按照本名的字音取了个中国名字:“史迪威”。1920年至1923年任美国驻华使馆随员。其中,1921年还在美国设于山西的红十字会筑路工程队任总工程师。接着,任陕西潼关至西安公路的总工程师,结交了西北诸名将,并体察民情,了解中国。1926年

到中国驻军津门。那时的马歇尔是美军驻天津第十五步兵团执行长,自己是营长,俩人经常坐在一起,谈论中国的北伐战争,自己坐汽车、坐牛、骑战马,遍游中国北方,睡过冯玉祥将军的士兵帐篷,孤胆闯过徐州,写过《张作霖小传》。自己赤着脚在泥里走过路,同苦力在过一起,吃过农家苹果。中国农民在吃苹果时,随手从树枝上摘下,在裤管上擦一下,口中说道:“不干不净,吃了害病!”多么朴实善良的中国人啊!然而,日寇挑起了芦沟桥事变,悍然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如今,美国也遭到日本的袭击,中美已经联合起来对付共同的敌人,这个时候若能出使中国大显身手,那该多好啊!

初春,华盛顿春寒料峭。在与史汀生谈了中国抗战问题后,史迪威预感到命运之神在向自己招手。1月16日,马歇尔根据史汀生部长的提议,把物色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的目光转向史迪威。

马歇尔参谋长曾经是史迪威在欧洲战场、中国天津美军步兵第15团、本宁堡步兵学校三次共事的老上司、老朋友,对史迪威颇为赏识。在他看来,史迪威坚定、自信、刚毅、果敢,在军事才能方面是美军将级军官中的佼佼者,象这样优秀的指挥官应该指挥美军最重要的进攻。出使中国可让自命不凡的第一集团军司令德鲁姆中将去。现在,德鲁姆拒绝出使中国,史汀生又提议让史迪威去,那么,只有让有“中国通”之称的史迪威去完成这一使命了。

马歇尔见到史迪威便直截了当地说:“乔!准备派你去中国,行不行?24小时后回答我。”“中国?”史迪威一听到要让自己出使中国,不禁喜出望外,“具体做什么呀?把文件

给我看。”“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等职务,协调指挥,消除分歧,使滇缅公路畅通,把各派召集在一起,掌握指挥权,给他们下达任务。钱不成问题。”马歇尔回答。史迪威说:“有无把握取得成效?如果给我指挥权的话,这事是有希望的,我现在就回答你!”马歇尔满意地看着这位老部下,详细地与他谈了有关出使中国的有关事宜。陆军部史汀生部长也鼓励他:“比起领导遥遥无期、争论不休的北非战争,到缅甸去抗击日本人,能够为国家作出更实际、更直接的贡献。”

入夜,史迪威一夜未眠,他激动,他也感到压力,设想着如何才能不辱使命。

星星忽闪忽闪地眨巴着眼睛,如水的月光洒在窗台上。他想:能够到中国帮助中国打击日寇是自己的夙愿,自己亲眼目睹过日寇一次次对中国的暴行,接触过抗击日本的中国各阶层人士,了解中国抗日的艰难。

芦沟桥事变发生时,正是自己赴华任美国驻华大使馆武官期间,在隆隆的炮声中,自己曾坐上一辆吉普车赶到芦沟桥附近,只见中国军民的尸体横七竖八地倒在血泊中,四处硝烟弥漫、断壁残垣、弹痕累累,永定河的河水呜咽着,完工于 1190 年的芦沟桥,长 200 余米,宽 8 米,高 10 多米,昔日,两旁栏柱上 485 座石狮雕琢精巧、栩栩如生、形态各异,如今已被炸得七倒八歪,那石狮子似乎张着大口发出怒吼,著名的景点“芦沟晓月”黯然失色。

又一天,一队日军在北平躲在阴暗的角落里,伏击没有携带武器毫无戒备的中国军队,五六百人顿时被罪恶的火舌吞没。

还有一次,在江西德安,中国军队的一个团与日军交

锋,自己见到王亮峙团长时,部队已伤亡过半,“有多少武器?”“仅有轻机枪四挺,每挺配子弹二百发”王团长说。“一个团起码有轻机枪百挺以上,否则怎么会有战斗力呢?武器是军队的命根子,加之没有汽车、电话,士兵只是躺在稻草上。”听到自己的话,王团长显出无可奈何的样子,王团长带领部队夜袭,被日军用重机关枪阻塞了去路,师长派出传令兵命令部队后撤的时候,部队仅剩四五百人了。

“中国人应该进行有效的抵抗,而他们缺少的是武器和装备。”得出这一结论后,自己曾经多次向美国政府提出援助中国购买新式武器,用以对付日本的建议,尽管人微言轻,建议最后还是通过美国财政部驻华代表洛辛·巴克报告了美国财政部长莫根索。

后来,中国的沿海港口城市和海岸线被日本封锁,中国的对外交通出现危机,国共两党领导人高瞻远瞩,发动数万名中华儿女修筑滇缅公路。数万名中华儿女在崇山峻岭、高山深峡之间,风餐露宿,胼手赤足,用原始的劳动工具,在短短的八个月时间里,用血肉筑成中华民族生存力量的纪念碑,引起了美国对援助中国的注意,美国驻华大使詹森奉罗斯福总统之命取道滇缅公路回国报告。也就在滇缅公路通车的1938年底,自己的建议有了结果,美国政府通过进出口银行给予中国贷款2500万美元。

也就在这时,自己在汉口拜访了很有魅力的宋美龄,接着又辞别了蒋介石夫妇,他们赞许自己办了一件大好事,他们都很健康、热情、坦率,带着对中国的眷恋回到了美国,每当看到悬挂在住所显要位置的蒋介石签名照,就想起中国。

现在我被当成了东方问题专家,此次有幸出使中国,还

能够在中国战区有效地消灭敌人,牵制日军,想到这些,总是让人心情激动。

然而,自己又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美国一向是把注意力放在欧洲战场上,奉行重欧轻亚政策,每当想到这就让人愤愤不平,而且,这次到中国的中国战区参谋长,并不能率领美军到中国作战,第一集团军司令休·A·德鲁姆中将,就是在被告知这一事实后,拒绝担任此差使,所以,到中国的任务能否完成,在于能否率领中国军队。而根据有关情报,蒋介石的对日抗战可能不能持久,有单独对日媾和的可能。对于参谋长人选要求又是不必熟悉中国情形,不必通晓华语,这不就是要个摆设的木偶吗?自己曾被许多人认为是“中国通”,这是否能够符合蒋介石的要求呢?如今,十万之众的日军已集结于泰北缅南地区,威胁着中国的滇缅公路,没有得力的军队是不能够完成“使中缅公路运行圆滑”的使命的。

以后数日,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参谋长马歇尔与史迪威几次谈论关于出使中国的话题,经过史汀生与中国外交部长宋子文函件交涉,承认中国战区参谋长,除指挥驻华美军外,尚指挥拨其指挥之中国军队,又有整备、维持、管理中缅公路之责任。

却说,滇缅公路自1938年底通车以后,曾把锡、钨砂、铜等物资运出,换取大量援华物资运入国内,然而,妄图封锁中国迫使中国投降的日本帝国主义者,在吞没了中国的半壁河山、切断了中国的几条对外交通线后,对于尚在运行的中国唯一的对外交通线滇缅公路恨之入骨。

1940年7月18日,日本与英国签订了封锁通过英国殖

民地缅甸的滇缅公路的协定,10月18日中午2时20分,滇缅公路重新开放的当天,刚占领越南,切断滇越铁路的日军,从河内派出17架飞机,飞临滇缅公路上空,穷凶极恶地投下一枚枚炸弹,对准滇缅公路的惠通桥、功果桥狂轰烂炸,即日起,380多架次飞机轮番轰炸,却没能把滇缅公路炸断。

面对日军的狂妄气焰,中国的许多有识之士,产生了重开一条国际线路的梦想。

1941年春天,由交通部路政司司长袁梦鸿任队长,滇缅铁路一总段长陈思诚作副队长的中印公路勘测队正式组建,成员还有地质专员林文英,地理专员严德一等共24人。他们于4月24日从昆明出发,跋山涉水,历尽艰辛,把公路线路从昆明经富民、西昌勘测到了中甸,又兵分两路进行南北两线勘测,他们信心十足地寻找着一条国际线路,最后,北线勘测到西藏受阻,便弃测,南线则经维西、贡山、坎底,历经七个月的艰辛,勘测到了印度的煤炭石油基地雷多。勘测完毕,42年1月,袁梦鸿从印度飞回昆明,写出《勘测总报告》,那险峻的高山悬岩和大段处女地让人望而生畏,修筑之事被搁置起来。

而在这时,为对付日机保卫滇缅公路的“美国志愿航空队”,也已开始组建。

1942年1月30日,在一伙缅奸的带领下,日军通过泰缅边境,直插英军背后,攻占了缅甸第二大港口城市毛淡棉,直接威胁着缅甸第一大港口城市、滇缅公路的出海口仰光,滇缅公路的危机进一步加深。日军妄图把切断滇缅公路作为在1942年冬尽快解决中国事变的转机。同一天,美

国总统罗斯福在白宫的内阁会议上提出：“开辟一条空中运输线和另辟一条陆上补给线”中国政府在这以前也提出过利用租借物资修筑一条中印边远公路与滇缅公路相接的构想。

如果交通不畅，中国抗战有束手待毙的可能。外交部长宋子文急得直跳脚，他了解到：日军攻占长沙时，第9战区炮兵第一旅战斗到激烈时，炮弹打光了，电告重庆，得到的答复是，炮弹尚在仰光待运。大量的援华物资在仰光堆积如山，汉阳兵工厂迁址重庆后，因缺少钢材和原料被迫停工。紧迫的形势促使国人们把公路建设放在了刻不容缓的重要位置……。

2月12日，中印英三国政府11名代表在印度新德里聚集一堂，围绕中印公路的走向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否定了袁梦鸿队长等人第一次勘测的路线，一致同意：沿雷多经甘绍关、葡萄、密支那、腾冲、龙陵与滇缅公路相接的路线，勘察工作随之紧张进行。

在美国，史迪威于2月13日正式接到赴华命令，他被任命为：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中国战区最高司令参谋长，租借法案总监督，同盟国战争会议美国代表。职责任务是：维持滇缅公路，指挥可能给他节制的中国军队，帮助改进中国陆军的战斗效率，增加美国政府对中国政府援助的效果，以便进行战争。除此之外，为了应付仰光失陷后出现的不利局面，他还要开辟经喜马拉雅山南部到昆明的空中“驼峰航线”，用租借法案物资修建从阿萨姆的雷多经缅甸北部到中国龙陵与滇缅公路相连的雷多公路。

重任在肩的史迪威临行受到罗斯福总统的接见，罗斯

福总统语重心长地鼓励鞭策着他,还让他转告蒋介石:我们永远支持中国的事业,我们一定会坚持到底,直至中国收复全部失地。

史迪威急匆匆地赶回加利福尼亚州的卡梅尔城,告别心爱的妻子威妮弗雷德·A·史迪威和儿子小约瑟夫,义无反顾地背上行囊,戴上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欧洲戴过的旧硬边帽,带领 35 人的幕僚班子,从迈阿密乘飞机离开美国,奔向他已经先后工作过十多年的地方——中国,投入抗日战争的战场。

第二章 梦断缅甸

三月的腊戌,本该是鸟语花香的春天,而频繁穿梭的军车和士兵,忙碌的缅甸人,都使人产生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紧张和焦躁不安袭上人的心头,枝头的鸟儿胡乱地啼叫着,从一株枝条跳到另一株枝条。

史迪威赴华就职途中,不断得到菲律宾沦陷、爪哇受入侵、缅甸战事一败涂地的消息。

2月27日,他在加尔各答时接到了被晋升为中将的正式命令。

3月3日他到达腊戌。在波特宅邸楼的会议室里,蒋介石拉开一张军事地图,津津有味地给为保卫滇缅公路而入缅甸的中国远征军将领们宣讲着军事形势。“现在毛淡棉和拔安已被日军攻破,并企图占领有英军守卫的仰光,如果英国撤走,日本人就会把我们赶进坟墓!”深知委员长好奉承的军官们一个个身着将军服不知疲倦地从座位上跳将起来,“委员长英明!”史迪威没有推门进去。

蒋介石、宋美龄与史迪威相见了,三人的脸上露出了笑容,接着,他们都到了重庆。

3月9日晚,嘉陵江的江水在月光映射下发着银光,灯火辉煌的大厅里,蒋介石携军政要员设宴为远道而来就职的史迪威接风。觥筹交错之后,史迪威不失时机地提起了

中印公路、铁路及选定 30 个师重整其军备等问题,蒋介石说:“今天,滇缅铁路局局长杜镇远已与美国军事代表团一起同赴另尔各答,与印度政府谈判公路建筑问题。”蒋介石还向史迪威谈了远征军入缅布防情况。

史迪威了解到,中国战场军火日益匮乏,只够 3 个月的军事行动了,如果少采取军事行动的话,勉强可支撑 6 个月。

他想:“仰光是滇缅公路的出海口,是生命线上的命根,保卫仰光迫在眉睫。如果日本人向前推进,仰光失守,中国军队只有退到印度集结,现在迫切的问题是,要与英国达成协议,与他们制订出他们能够接受的计划,把日本人赶出缅甸,确保仰光出海口。然而,英国对于缅甸,需要的只是为自己的殖民地印度设置一道屏障。蒋介石认为,指挥权必须由我担任,他还致电罗斯福总统,让其转告邱吉尔。否则,他要将缅甸的中国军队撤回。现在,日军的进攻静得出奇,也许是他们刚进入缅甸南部,兵力不足,正等待增援吧!”这样想着,他对蒋介石建议说:“让我们在他们集结起来之前就动手。”

“不,我们必须等待,如果他们不再增援,那时我们才能进攻。”

“但如果他们加强了力量,那时他们就太强大了,而我们就必须防御了。”史迪威坚持着自己的看法。

“中国军队由于武器、装备和运输方面的缺陷,须用三个师抵挡日本人的一个师,在这种情况下,进攻是没有成功希望的。”

3 月 10 日,不幸的消息已传到了蒋介石的耳朵里,“仰